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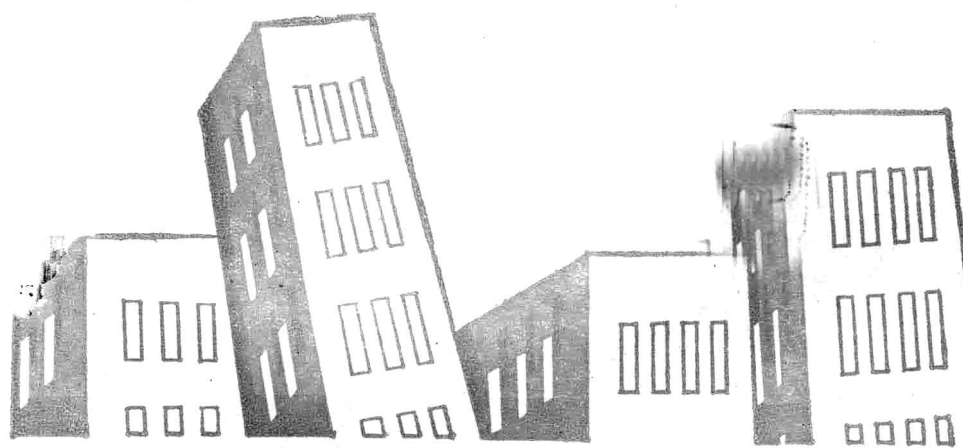


李泉树 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十四 K

李泉材 编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14 K

李泉树编

责任编辑

姜民生 郭继明

装帧设计插图

邵梦龙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宝鸡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2印张 13插图 171000字

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0

统一书号10094·650 定价1.15元

· 目 录 ·

峨眉山文物盗窃案·····	周 纲 (1)
黑蝙蝠之谜·····	钟国仁 (67)
少女奇冤·····	黄锦秋 (97)
14K·····	张国普 (123)
“金女王”号上的海盗·····	张国柱 (150)
法庭：辩论尚未结束·····	黄 尧 (184)

峨眉山文物盗窃案

• 周 纲 •

〔内容提示〕 峨眉山珍贵文物被盗。在侦破过程中，又连续发生石林凶杀案及郑州、昆明等地珍贵文物被盜案，一时案情错综复杂，使人扑朔迷离。我公安人员机智、敏捷、果断，排除万难。终于捕获所有罪犯，追回了被盜文物。

不是开头的开头

抬起头来。

你看见什么？蓝天、白云，明净而深远，轻柔而悠闲。灿烂的朝霞，迷人的夕照，缕缕霞光，从绚丽的云层中牵出，勾动你绵绵情思，幻化出各种奇妙的意象。时而，掠过飞鸟的影子，带你一颗童心，向那诱人的境界飞去……

你听见什么？欢歌、笑语，舒畅而响亮的风笛，热烈而嘈杂的市声。不断变速的节奏，改变着古老生活的旋律。推开窗，这活泼的音响象一群顽皮的孩子，簇拥到你的窗前。一天紧张的工作劳动之后，多么渴慕那田野的安谧，山林的幽寂……

然而，人类世界，从来就不宁静。

一串无声无形的东西，此刻正从你眼前耳边飞过，穿过柔风与白云，越过高山和田野，转化为严峻的声音和怵目的图形：

北京。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公安部传真通报

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，四川省峨眉山报国寺藏经楼文物陈列室，被罪犯撬门入内，盗走珍贵文物十四件：

1.原始社会绿松石耳坠五个。共重一市两。保管甲级，编号2……

2.原始社会玉石皮璜一个。半月形，长六公分，重0.8两，绿色。保管甲级，编号3……

3.明代铜马二个。马嘴内有一链直拉到马鞍上，一匹前右脚提起，一匹前左脚提起，重0.5公斤。保管乙级，编号13……

4.明代铜镜一个。背面有菱花，正面光滑，黄色。保管甲级，编号14……

5.明代铜炉一个。分三层，黄色。保管乙级，编号20……

6.明代梅花炉一个。黑色。保管乙级，编号23……

7.清代铜罍二个。喇叭花形，乌黑色。保管丙级，编号4

8.清代铜铸四臂观音坐像一个。观音坐于一仰卧男孩肚上，乌黑色。保管乙级，编号9……

附：现场罪犯痕迹……

通报指令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，知照各旅游场所，贸易市场，文物及废旧物资收购部门，注意监视搜索；同时指令各车站、码头、机场及边防哨卡，严密控制，严防上述珍贵文物流出出境……

“价值多少？”

“难说。”文物专家从清单上抬起双眼，表情抑郁。他扫视了一圈在座的人，声音极低，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。然而，在人们听来，却似一阵沉雷：

“这几颗绿松石耳坠和玉石皮璜，是距今五千年至七千年长江流域大溪出土文物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；是无价之宝。至于这些铜器，都是清代乾隆六十年以前的产品，国务院规定一律不许出口。按目前香港国际文物市场价格计算，仅这部份铜器，价值就在五十万美元以上……”

至于绿松石耳坠和玉石皮璜，因其无价，怎么计算都可以。也许它的价值，抵得上一座乐山城。

罪犯是谁？他从何而来？

五天前，有这样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人，游荡在乐山街头……

大中寄卖店前的“顾客”

他自远方来。

他今年还不满二十岁。

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技巧，他十分娴熟，对于面临的各种环境，他都能适应，尽管他年纪轻轻，却已经有数年作案和多次与公安机关打交道的丰富经验。他要去峨眉山。他会象一只枯叶蝶，一动不动地夹杂在枯黄的树叶之间，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它吹落。然而，他的每根触须都是伸开的。他不仅可以在瞬间觉察到微风的气息和枝叶的颤动，甚至可以在繁杂喧嚣中听见草虫的窃窃私语和松针落地的叹息。

他，现在名叫小三仔。

他大摇大摆走在乐山街头。

上午八时。上班的高峰过去，街上的人流渐次稀疏。公园侧面的大中寄卖店打开了铺面，服务员在忙着清扫，三三两两的顾客在柜台

前移动。他夹杂在顾客之中，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墙上挂的各种衣物，他更注意的是门窗和房屋结构。他习惯了。心中暗暗计算：“如果有两个帮手。只需一个晚上……”但是，他很快把目光收回来，停留在玻璃柜中的几件玉器首饰上，眉头一皱，颇有些不屑一顾的样子。的确，比之他那即将到手的“货”，这些东西，值几个钱！

大中寄卖店前的街道拐弯处，才是真正的热闹所在。这里，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声在空中回荡；永久和凤凰镀铬的车把和钢圈在阳光下闪光；梅花与钻石的秒针均匀的铮铮声在耳边放大！这里，既没有高声的喧哗，也没有纵情的嬉笑，只有象菜花泛金时蜜蜂般嘤嘤低鸣，簇拥着一张张兴奋的、失望的、诡谲的、疑虑的，乃至犹豫不定与斩钉截铁的，各式各样变幻莫测的面孔……

他不想卷进这沉浮无定的漩涡，擦身而过。他注意着每一个人，但没有人注意他。他有什么值得引人注意的呢？他个子不高，四肢健全，面色红润，衣著平常。而且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他的脸盘儿看去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英俊的：瓜子脸，卧蚕眉，直端端的鼻梁和一张不大不小的嘴。只有当贪婪的火焰从心底燃起的时候，他那双眉间才突然显出一道深直的刀纹，与眉上突现的两条斜纹相对称，构成一个倒立的等边三角形，象一把钢叉，透着一种可怕的阴森和不择手段的残忍。当然，他更不会将他的右手长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因为那齐杵杵一般长短的中指和食指，立刻会招来“同类”的注意和侦察员的警觉。他并不想在此久留，因此，既没有必要去拜“码头”，更不愿在收容审查所里浪费时光。

他绕过冬天素雅的街心花园，来到新中华理发店门口，从法兰西传来的外科医生放血的红蓝白条形标志，在店前的门柱上旋转。他下意识地摸一下脑壳，该剪了。但是，他害怕对着镜子让理发师观察半小时：“这些‘剃头匠’，精灵得很，说不定会记住你的样子，辨别出你的口音。”积多年之经验，他深知共产党“发动群众”的厉害！他赶忙穿过大街，来到明和饭店门前，仔细观赏橱窗里那群油浸浸跪着的公鸡。这诱惑实在太可怕了！几乎使他难以抗拒。然而“陈哥”临

行有言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”他的目标是那仙山琼阁，他不能、也不敢“违令”，吃掉往返的车钱。因此，不管是随之而来的玉东餐厅的北味火锅，还是宝华园的烧麦之类，他都只能“敬请参观”而无法“敬请比较”了。根据手中的经济实力，他选择了刘宗秀素面。对此，他是满意的。因为他是湖南人，不怕辣！

只等到正月初八

四两素面填进辘辘饥肠，小三仔乘车返回他临时寄宿的牛华镇。一想到牛华镇，便想起“伯母”的脸色。在此以前，他已经从板壁后听见他们母子俩的一席谈话：

“老五儿，他还要住多久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妈在小食店，一月才开二十几块钱，供你不算，还要……”

“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！”在家吃闲饭的儿子，反而不耐烦。

还有老五儿的兄弟老六儿。这个年轻人，勤劳聪明，学得一手极好的竹编手艺。编织的各种竹器，远销港澳欧美。他不仅看不惯他好吃懒做的哥哥，更讨厌这位来路不明的白吃饭的客人。

他从心底感激老五儿。这小子虽是个草包，却还讲哥们义气。现在，难熬的是时间，困扰他的是金钱。走遍西南，似这般捉襟见肘的日子，这几年他几时过过？虽然也偶有缺钱的时候，但只要他稍微动作，就足够他半月花销，哪怕是破铜烂铁，他也可以从公司里偷来卖给收购站，然后又从收购站偷来卖给收荒匠。“这些‘死人’，连东西丢了都不晓得，反正是吃‘大锅饭’，谁也不在乎。”所以，这些年来，他小三仔的肚皮，几时见识过两碗素面？哪顿饭不是“丁、丝、片”任他点，而且还要外带一笼蒸饺或四个海式包子。说实在的，他的生活水平，并不比国家女排每天七元二角的伙食标准低。若要依了他的脾气，他早就动手了。那象此刻，听任刘宗秀的熟油海椒在胃里燃烧！但是家有家规，“陈哥”那威严的话，言犹在耳：“小

三仔，你给我记住，此去峨眉，若是忍不住‘漏了水’，我饶不了你！”

回到牛华，这一夜他失眠了。

他头枕双臂，眼睁睁望着头顶的瓦角子。“这日子老子熬够了！身上没钱，就好象落地式电扇不通电，再好看也是他妈的一根桩桩！”

他忍受不了。

他翻身下床，摸进厨房，操起一把菜刀，轻轻抬开门，潜往牛华镇后山，蹲在公路边，等候黎明……

黎明，从乐山开往内江、自贡、犍为、沐川、马边和昭觉的长途公共汽车，将从这里经过。利用汽车上坡减速，他将一跃而起，从车后的扶梯爬上去，砍断网绳，从车顶扔下一个个沉重的提包……

但是，守了两天，他都无从下手。

冷彻肌骨的风，从山下江面上吹来，他藏了冰冷的菜刀，抖抖索索归来。推开门，老五儿汪文忠，还懒痴痴蜷缩在棉絮里。听小三仔呼唤，方才伸了个懒腰，从棉絮里拱了出来，迷惘惘地听小三仔讲述两天清晨都不曾得手的经过。

他知道他是贼。自从高胖娃儿劳教两年出来，“洗手”不干之后，经他支引到他家来白吃白住的，难道会是什么好货？！“管你什么人，来就来吧。”老五儿想，“‘起了坎’，总得给我一份，逮住了，又不该我坐班房。万一将来我打‘烂仗’了，走到你那方来，未必把哥子们凉起？”

他认识小三仔，是在去年八月。同来的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“陈哥”。听说话的口气，看样子“操”的是“舵爷”。据高胖娃儿讲，“陈哥”过去是成都市下到沐川县黄丹公社的知青，至于别的，他便不甚了了。今年二月初，小三仔突然只身来此，说是在成都住腻了，到这儿来耍几天。既然是来耍，耍就是了。一席之地，谷草两堆，一日三餐，干饭两碗。只要朋友不嫌，他老五儿绝不撵客。何况这两碗干饭，自有老母亲弓起背背去挣，不需他半滴汗水。再说，小三仔也

不是空手进门，一来便送了他一件的确良军装，一双要破未破的白力士球鞋，接着又请他看了一场电影。这情义，实在够重的了。

现在，小三仔当着他的面，说明自己是贼，他不仅不感到吃惊，反而为他不曾得手觉得惋惜，心里还暗暗骂汽车十一队和十二队的那些司机：“开这么快，慌着去取草帽子！”想想，如果得手，他老五儿此刻还紧困起？少说也会得两条料子裤儿，说不定还有现金，他老五儿也可以在牛华镇上伸抖伸抖。看电影不再瞅“露天”，陪女朋友下馆子不再买“抄手”，身上摸出来的，尽是硬伸伸的“杠子”。他不明白，小三仔为啥不去乐山、五通“辛苦”一趟。那里商店多、铺面大、人烟稠，随便“动”一下，要啥没有，小三仔究竟要等什么？

他要等正月初八。

这一天终于到了。

公元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，他换了他弟弟的皮鞋，他借了他两件工具。他送他上了汽车。

此去何方？老五儿不知道，他也不想知道。“知道了将来喊交待还要找些话来说。”所以，他至今连小三仔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。老五儿憨么？不。他有他的为人处世之道：“闲事少管，走路伸展，见‘烂粑’不捡，我又不是‘憨憨’。”

是夜，小三仔潜入峨眉山……

钓住了，是条大鱼

峨眉县公安局会议室里，烟雾腾腾，寂然无声。经过几天紧张、细致、艰苦的工作，一个个疑点被排除，一条条线索被查清，罪犯和被盗文物，均无下落。侦察员们愁眉相对，望着他们的大队长古群舒。

古群舒淡然一笑。他很欣赏陆游的两句诗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尽管几天来十分辛苦，但收效甚微，只查得罪犯

穿的皮鞋，出自成都进军皮鞋厂。但是该厂的产品除省销外，还远销云南的下关，青海的班马，难道去调查每一个穿进军皮鞋厂皮鞋的人？经过仪器检验和现场勘察表明，罪犯身高不超过一米六五，但动作敏捷，臂力过人，年龄虽然不会太大，却是个作案老手。罪犯知道文物值钱，并无多少文物知识，否则，决不会因为携带不了，将战国时期的一只铜牛弃置地下。仅这一只铜牛，其价值便超过所有被盗的铜器。但是，核查了乐山地区所有的犯罪分子和峨眉县的走私、盗窃嫌疑对象，却无一与罪犯留下的痕迹符合。现在，只剩下最后一条线索了，其结果又是如何呢？他必须作出决定，要不要扩大侦察范围，向更广泛更深秘的目标进军。他示意峨眉县公安局侦察员陈仕民，合上卷宗，又点燃一支“杜仲牌”香烟，沉思起来……

他焦急地等待着。一对浓黑的刀眉，不停地上下跳动。他抬眼看了看峨眉县公安局副局长老汪，老汪脸色苍白，半闭着眼睛，象是养神。共事多年，他熟悉老汪的性格，最爱用这种假寐的模样来掩盖内心的焦急。他不想惊扰他。

是的，老汪心里正如火如焚。案子毕竟发生在自己的辖区之内呵！谁教你当了这峨眉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呢。守着一座天下名山，交通发达，对外开放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朝山的、进香的、旅游的、观光的，既有蓝眼睛高鼻子，也有黄皮肤黑头发；既有提“大三洋”一路欢唱的少男少女，也有拄雨伞背干粮的婆婆大娘；既有操海派的“业余华侨”。也有二不挂五的下四烂。脸上没有刻字，你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这案子不破，文物找不回来，损失重大，上负于国，下负于民。就破案的水平来说，他也非平庸之辈，想当年参与破获乐山百货公司八十七只手表盗窃案，生擒罗志平，是何等地利索，何等地精彩。现在，他心中同古群舒一样，有一个相同的判断：这是流窜作案。罪犯已经不在乐山地区。但在最后这条线索尚未明朗之前，两人都不愿说明。他也在等，等候刑警中队熊队长回来。

熊队长回来了。

矮敦敦的个子，眉清目秀。刚踏进门，沉不住气的年轻侦察员



们，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“慌啥子嘛。”熊队长说，故意卖弄关子。他端起一盅茶，慢吞吞呷了两口，又摸出根叶子烟，用口水粘着。侦察员小马机灵，赶忙跳过去，“叭”地掀燃了气体打火机，急切问道：“钓住了？”

熊队长喷了一口烟，象过足了瘾，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可能还是条‘大鱼’呢！”

接头处：峨眉三旅馆

冬天的符汶河，水清如碧，潺潺缓缓，绕城而过。河对岸，错落的房舍之间，露出片片葱茏的田野。盆地雾重，雄秀的峨眉山，似藏在淡灰色的纱幕里，形影缥缈。只剩一埂山麓，在远处横亘着一线黛色。

阴晦的天，丝毫未损赶场天的热闹和纷繁。公路上，赶场的人络绎不绝，竟向县城涌来。时髦的农村小伙子，穿了红色运动衫，蹬着崭新的加重永久和凤凰，搭着红赛山茶、绿似春柳的农村女伴，车铃叮叮，一路飞来。正是农闲时候，小小的峨眉县城，竟象旅游旺季般热闹。

城外大佛殿旁的猪市，更是人山人海。在那摩肩接踵的人群中，挤来两个农民，他俩走走停停，在市场外的矮墙边站定，一边心不在焉地打听今日行情，一边向城里的来路张望。

三天前，峨眉废旧物品寄卖商店，突然走进一个衣冠不整其貌不扬的人，声言要卖自家祖传的首饰和铜器。来人也不出示货品，开口要价就是一千元。营业员一听，紧张得喘不过气来，请他稍候，马上请经理回来面议，转身报告了派出所。但是待到营业员回来，来人已不见踪影。侦察员们根据营业员口述的外形特征，终于在一家小茶馆里，将来人发现，原来是搬运社一个工人。侦察员们将线放出去，一钩一逗，现在要准备收竿了。

二人望着，来了……

一个看上去似乎才二十八九的人，从城里逍遥自在地走来。此人

身着浅灰色毛料西装，下穿咖啡色纯毛华达呢喇叭裤，脖子上围着鬓条花色驼毛围巾，脚穿火箭式黑色皮鞋，唇上一撮小胡，左右两络一角。从背面看去，只见卷发齐肩，样式入时，蓬蓬松松。如果不是腰部和臀部的曲线差点，活象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。

他旁若无人，走近两个农民跟前，突自说道：

“货真价实。”

两个农民也不理他，只顾自言自语：“买猪还兴赊帐，现款！”就这样，大家各说各的，好象都害了精神病。

“港商，硬是要‘操’得转。”

“要买你就出个价。”

“十点，峨眉三旅馆。”

“二百四，不买算逮！”

“一千元，现比现！”

瞬间过去，互不相干。这位老“操哥”自不愿让屎尿脏了他的衣著；这两个农民也未买猪，依旧东张西望挤出市场。一路穿街过巷，迤自走进县公安局的大门。古群舒和老汪从办公室里迎了出来，轻声问道：“如何？”

“定了。”二人答道，抬起头来，一掀草帽，矮的是熊队长，瘦的这陈仕民。真是天生一对，不用打扮，换了制服便是活生生的两个“二哥”。只是一个年轻敦笃，象心高气盛才发了家的“冒尖户”，一个瘦削精明，好象正为家道中兴而苦奔。

“港商可就看你的了。”古群舒说。

“你放心。”汪副局长笑道，语音轻快而舒展。这是多少天以来多么难得的一次微笑！如果不是因为去冬支气管哮喘发了，他是忍不住要开一瓶彭山二曲了。

亮晃晃的宣德炉

峨眉县北街尽头，背靠符汶河，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一楼一底建筑，粉刷一新的墙壁和淡蓝色油漆门窗，闪闪发光。看那屋架，虽已

微微倾斜，房间却还谨慎干净。门前一块白底黑字吊牌：“峨眉县三旅馆”。

上午十点。一个身高一米七，尖脸、蓄着“满头”。戴着墨镜的人，昂首阔步走来。他身着蓝呢质中山服，手提北京牌人造革拉链皮包，衣著虽然是一本正经，样子却有些流里流气。看了一下旅馆门牌，迳直而入。他站在旅馆内有顶篷的狭长天井里，四下望了望，便举步登楼。

这是旧时所谓的“走马转阁楼”式的建筑。但因年深日久，踏上去响声四起，似乎整座楼都在晃动。他走到二楼四十号房间，见四下无人，轻轻敲了两下房门。

门稀开一条缝，露出半个小平头。

一问一答，闪身入内。

“货带来了吗？”来人将头一昂，抬手抚摸着油润光泽的头发，抛出一口地道的广东客家官话。

小平头卑谦地退至床前，屋内另一个三十来岁的胖子，警惕地把身子移到门边，背抵着门，右臂一扬，摸出个三角六分钱一只的打火机，点燃了斜叼在嘴角的一支劣等香烟。头一至：“现钱，”示意小平头盯着来人。

来人傲然一笑，“呼”地拉开提包。提包里露出几个粉酥酥、赤裸裸、一丝不挂的金发碧眼女人照片，逗得二人眼馋。小平头伸起脑壳，想细看两眼，谁知来人又“呼”地一下，将提包关了。一百张崭新的“大团结”，“啪”地摆在桌上：“请点！”

小平头伸手要拿，来人一挡：“货呢？”

“请先生过目。”胖子这才过来，从床下的大提包里，拿出几件古铜器：“先生放心，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。”

来人捧起一只明代宣德年间出产的铜炉，临窗观赏。如此高超的铸铜技术，这样精湛的工艺水平，他心中赞美不绝，但脸上却冷若冰霜。他懂得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定，公元1795年以前的一切铜器，都严禁出口。仅这只宣德炉，在香港国际文物市场上，标价就是